

哈里里之死与叙黎特殊关系

杨 阳

摘要: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害引起了黎政局和叙黎关系的危机,亲叙利亚政府被迫辞职,叙利亚宣布从黎撤走全部驻军,长期形成的叙黎特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随着叙利亚因素淡出黎巴嫩,叙黎关系有可能走向合理化和正常化。

关键词:哈里里;叙黎特殊关系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多名随从遇袭身亡。哈里里之死引发了黎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黎反对派和美、英等国都将矛头指向了叙利亚,指责叙利亚是暗杀哈里里的幕后元凶。叙在黎巴嫩的1.4万驻军成为众矢之的,迫于压力,叙利亚宣布4月30日前将分两阶段从黎撤出所有军队、装备和情报人员。4月26日,叙利亚外长沙雷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叙全部完成从黎撤军,从而结束了叙在黎长达29年的军事存在,叙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哈里里遇害后,黎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安全形势严重恶化,贝鲁特连续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的爆炸事件,国内政坛陷入僵局,被认为亲叙利亚的总理卡拉米两度辞职,4月15日,前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纳吉布·米卡提被任命为新总理,主持定于5月底举行的全国议会大选。哈里里遇刺两个多月来,其遇害经过依然扑朔迷离,疑点重重。4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595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哈里里遇害案。

哈里里遇害后黎政局变化和叙黎关系的走向将成为中东地区又一令人瞩目的热点。

一、哈里里生平

哈里里1944年11月1日出生于黎巴嫩西部著名海港城市西顿一个逊尼派农民家庭,家境十分贫苦,全家以种植烟叶为生。1965年哈里里高中毕业后进入贝鲁特阿拉伯大学高级商业学院攻读企业管理专业,但第二年却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1966年,哈里里离开祖国只身来到沙特闯荡,先后从事过教师、会计和经理工作。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

在工作中积累的企业管理知识,哈里里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承包商,并逐渐融入了沙特主流社会。1971年,哈里里创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西库尼斯特建筑公司,70年代沙特石油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的兴旺,哈里里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1977年,西库尼斯特公司承包了一个大项目,6个月内在度假胜地塔伊夫建起一座宫殿,作为伊斯兰首脑会议的会场,公司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里里也由此与沙特王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1978年被授予沙特国籍。

1978年,哈里里收购了法国奥吉公司,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建筑企业,之后,他又创建了黎巴嫩奥吉公司。哈里里的公司实力日益增强,业务拓展到金融、贸易、石油、房地产、电信等众多领域,在整个中东及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80年代,哈里里跻身于全世界最富有的100人之列,身价近40亿美元。

1975年爆发的黎内战历时15年之久,大约有15万人死于战乱,黎巴嫩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哈里里向战争难民捐赠了大量食品和药物,并建起了多家私人医院和学校,免费为穷人提供医疗和教育。他还创建了哈里里基金会,资助贫穷学生完成学业,并提供奖学金,选送大学生去国外进修。哈里里的这些善举为他在黎国内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财富的增长使哈里里具备了涉足政坛的雄心和资本。内战期间,哈里里就曾以沙特政府顾问、法赫德国王代表的身份参与调解黎内战。^[1]1984年,哈里里参加了旨在实现黎各派政治和解的日内瓦会议和洛桑会议,1989年,黎内战各派签署了《塔伊夫协议》,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民族和解政府。

哈里里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谈判的部分资金也是由哈里里提供的。内战结束后,哈里里积极参与黎战后重建工作,向首都贝鲁特中心商业区等多个重建和开发项目投资。

1992年10月,哈里里结束在沙特26年的工作和生活,返回黎国内,出任总理。在1992~1998年和2000~2004年间,哈里里先后领导了5届政府,任期长达10年之久。哈里里主政期间,凭借其雄厚实力和广泛影响,实现了黎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稳定。上任伊始,百废待兴,哈里里将重建黎巴嫩的重点放在首都贝鲁特的建设上,以他本人为主要股东的“贝鲁特中心区发展和重建公司”用股票换取土地,由政府利用国外贷款支付重建费用。经过几年的努力,贝鲁特重现生机,逐步恢复了昔日“东方小巴黎”的风采。不过,大规模重建也使黎巴嫩债台高筑,在90年代几次陷入金融危机。哈里里也受到中饱私囊、营私舞弊的腐败指责。

哈里里一度被认为亲叙利亚,据说,80年代他曾在大马士革为阿萨德兴建一座总统府,但阿萨德并不满意,不久就将其改成了会议中心。^[2]稳定战后黎巴嫩的局势离不开叙利亚的支持和帮助,对此哈里里十分清醒和现实,90年代初任总理时与叙利亚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00年哈里里再度上台后,明显与叙拉开距离,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去年叙利亚迫使黎修改宪法,延长拉胡德总统的任期,哈里里对叙不满加深,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辞职后,哈里里与反对派频繁接触,支持要求叙撤军的呼吁。

黎巴嫩预定于5月底前进行议会选举,哈里里在议会中的支持者组成的“贝鲁特决定”议会党团正跃跃欲试,哈里里也大有卷土重来、带领黎巴嫩迈向新世纪之势,不料却惨死街头,引发了一场被媒体冠名为“雪松革命”的黎巴嫩政治危机,并迅速演变为叙黎关系的危机。

二、叙黎特殊关系走到尽头?

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相邻的阿拉伯国家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古罗马时代以来,历史上叙利亚和黎巴嫩先后为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统辖,多数时期属于同一行政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将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交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在英

美的支持下,黎巴嫩被从叙利亚剥离出来,两国分别在1943年和1946年赢得独立。

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由基督教、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居民组成的国家,而且各教派组织及矛盾十分复杂。在黎巴嫩,较大的宗教派系至少有7个,其中基督教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和亚美尼亚教派等派系,伊斯兰教则有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派别。^[3]这种特殊的国情给黎巴嫩政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黎巴嫩独立之初,各教派达成协议,按照1932年人口统计的比例,分配各派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比例和职务,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逊尼派穆斯林出任总理一职,议长则归什叶派穆斯林担任。

随着岁月流逝,各教派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异是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发生了动摇。穆斯林要求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各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巴解组织在黎境内开展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使黎各派矛盾更趋复杂,成为黎巴嫩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黎内战固然有其内在的特殊根源,但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也是战争加剧和延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上黎巴嫩曾由叙利亚管辖,叙利亚一直视黎为其势力范围,已故总统阿萨德曾说:“自古以来叙利亚和黎巴嫩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还一度渴望建立起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4]黎内战爆发后,叙利亚派出3.5万军队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一方面是为了维持黎局势的稳定,防止战乱蔓延至本国,同时也把黎作为抗衡以色列的主战场,并在黎扶植亲叙势力。阿萨德借黎巴嫩内战营造“叙黎一体”,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基本控制了黎巴嫩。

1989年,在阿拉伯国家的调停下,黎巴嫩各派在沙特塔伊夫举行会谈,经反复磋商后,达成了《塔伊夫协议》(即《民族和解文件》),规定:组建民族和解政府,解散各派民兵武装,国家几个主要职位的分配仍维持原状,对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在议会中的比例进行调整,正式承认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特殊关系”,要求叙驻黎部队协助黎政府在全国

恢复行使主权。

1990年,黎内战宣告结束,叙利亚帮助黎巴嫩重新组建了一支7万人的政府军,使黎局势走向了稳定。但叙军一直没有撤离黎巴嫩,经过几次重新部署,仍在黎保留了1.4万驻军,在黎境内还有大批的叙情报人员和上百万的叙利亚劳工。在中东和谈问题上,叙利亚坚持叙黎两国与以色列“捆绑谈判”,致使难度相对并不算大的黎以谈判也迟迟难有进展。

随着黎战后重建进程的继续,黎国内社会的经济元气逐步恢复,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完全恢复主权和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2000年5月,以色列驻黎巴嫩军队撤出了黎南部军事安全区。叙利亚驻军的合法性更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撤军压力不断加大。不过由于伊拉克问题一直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叙利亚倒也处惊不变。

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叙利亚失去了缓冲,只能直接面对美国的压力。美国指责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镇压国内反对派,在伊拉克战争中收容、窝藏伊拉克前政权高级官员,并给叙利亚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叙利亚责任和恢复黎巴嫩主权法案》,授权总统对叙实施广泛制裁,去年5月,白宫宣布实施对叙制裁。9月,美国又与法国联手,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针对叙利亚的1559号决议,要求叙军撤出黎巴嫩。1559号决议通过后,黎议会仍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通过议案将叙利亚支持的拉胡德总统的任期延长3年,引起了黎反对派的强烈不满。1个月后,哈里里愤然辞职。叙黎特殊关系酝酿着历史性转变。

哈里里之死终于点燃了黎反对派的怒火,也激发了黎巴嫩人的民族情绪,向叙利亚发出了怒吼。反对派受到不久前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鼓舞,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街头抗议活动,要求叙军撤离和亲叙政府辞职。2月28日,卡拉米宣布黎巴嫩政府辞职。3月5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宣布叙利亚将分步骤撤出驻黎军队。叙黎特殊关系似乎已迈向瓦解阶段。目前,叙军已宣布完成撤军,国际社会虽仍存疑虑,但都表示了欢迎。尽管叙军已撤离,但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叙在黎安插渗透的势力已进入黎巴嫩社会的各个层面,仍将在黎政治生活

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如控制黎南部,受叙利亚支持的真主党在这场危机的初期一度较为超脱,但后来在贝鲁特号召组织起了支持叙利亚的示威,规模并不亚于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其实力不容小觑。

撤军可能将使叙黎特殊关系走向合理化和正常化的轨道,黎反对派也表示,叙利亚撤军后,两国将能够友好相处。

三、结语

哈里里的遇害将黎巴嫩反对派暂时团结到了一起,实际上,反对派力量组成也很复杂,既有基督教徒,也有穆斯林,在迫使政府辞职和叙军宣布撤离取得初步成功后,反对派团结一致的声音已有所削弱。

3月10日,辞职后的卡拉米被再次提名为总理,组建民族团结政府。3月29日,卡拉米因无法组成新政府而再度辞职。4月15日,米卡提被提名为总理。现年50岁的米卡提是逊尼派穆斯林,属于温和派。与前其任出身政坛世家的卡拉米相比,米卡提的商人色彩更为浓厚。他1955年11月24日出生于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曾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到法国的欧洲工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81年,26岁的米卡提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米卡提通讯公司”。短短二十几年,他就在黎巴嫩内战的战火中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而他不爱张扬的个性,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兴趣。1989年,米卡提首次涉足政坛,在胡斯总理的政府中出任公共工程和交通部长。11年后,他第一次当选议员,并先后两次在哈里里的内阁中担任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哈里里遇害和卡拉米辞职使米卡提一跃成为新总理,获得了在政坛一显身手的好机会。黎巴嫩媒体认为,虽然米卡提目前得到了各方认可,但这只是各方暂时妥协的结果,由于米卡提与叙利亚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以及他同叙总统巴沙尔良好的私人关系,都使他很难避免反对派的责难。随着矛盾的加深,各种争执也在所难免。因此,米卡提肩上的担子不会比其前任轻松。

黎巴嫩议会4月27日通过决议,决定于5月29日举行议会选举。这将是30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外国军队驻扎情况下的黎巴嫩大选,也是今年以来继巴勒斯坦大选和伊拉克大选后中(下转第43页)

风秀著)、《恐怖主义溯源》(王逸舟著)、《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蔡德贵著)、《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曲洪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金宜久著)、《什叶派与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吴冰冰著)、《伊拉克战后国际能源形势和中国能源战略》(宋明江主编)。此外,我国学者还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中东研究的著作,涵盖中东研究的各个领域,对于我国研究人员及时了解国外中东研究学术动态,深化自身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 中东研究课题

上面所列举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中有不少是作为各类研究课题成果发表或出版的。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4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中东方向的课题有16项(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and 青年项目),其中主要有:“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思潮与文学”、“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特征、类型、活动规律及对策研究”、“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巴以冲突与当代国际关系”、“伊斯兰文明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新时期中国与伊朗关系研究”、“中国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研究”、“伊斯兰国家面临的挑战、发展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美国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教因素研究”和“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问题比较研究”等。在教育部年度重大课题中,中东研究的课题有:“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全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阿拉伯经典著作翻译研究”等。其他省、市级和院校级的课题想必更多,

难以一一统计。

综合以上论文、专著和课题等各方面的情况。

“十五”期间,我国学者在中东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上海、西安、昆明等地的有关研究机构已建立起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和交流关系,每年各研究机构都举办关于中东问题研究的不同规模的全国性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给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中东研究的对外交流也日趋活跃,与美国、欧洲、日本和中东各国的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更见频繁,不少研究中东问题的中青年学者有机会到美国、以色列、伊朗、埃及等国进修,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中东研究的队伍和网络。

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的中东研究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和进步,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及中东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却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1)从研究状况来看,总体研究构想多,对于个案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较少;对现状作概述性的研究多,而从历史、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尚嫌不足。(2)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并非出自专业的中东研究学者,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往往不是中东,中东研究当前的繁荣局面与近年来的国际热点问题及其研究多集中于中东地区有关,在这种繁荣的局面中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东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3)信息资料建设仍不能满足需要,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有待提高。(4)在为政府和企事业决策和咨询方面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距离建立“产学研”平台的要求仍很遥远。(作者是上外中东研究所研究人员)

(上接第58页)东地区又一次引人注目的选举。选举能否顺利举行,并产生一个代表黎巴嫩各派利益的新政府,各派力量将如何整合,随着叙利亚力量的淡化,黎以和谈是否会重启,大选后的黎巴嫩是否会走上美国所设计的民主化改造之路……这一系列问题尚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

注释:

^[1] 唐志超:《“黎巴嫩先生”之死》,《世界知识》2005年第5期。

^[2] <http://i-cias.com/e.o/>

^[3] 陈建民:《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4] 殷罡:《阿萨德父亲和他们的叙利亚》,《世界知识》2005年第7期。